

貴州怪軍人周西成

劉健羣

編者按：劉健羣先生為本刊撰寫「隔靴搔癢話點軍」在二卷二期連載以來，極受讀者歡迎。上期已將全文刊完。許多讀者來信，希望劉先生再寫袁祖銘、朱一民、周西成的故事，劉先生因為公忙，暫時不克執筆。茲特摘錄劉先生原著「銀河憶往」所載貴州怪軍人周西成一文，以饗讀者。劉先生曾一再向編者說：周西成在夔萬搶繳一位四川軍人的槍確係事實，但決不是楊子惠先生，因為楊先生暫時下野出川，路過夔萬，是在民國十四年以後，而周西成在夔萬搶繳槍械則在十四年以前，敬希讀者注意。

一 逃始驚人，知非池中物

周西成，貴州桐梓縣人，滿清時桐梓縣屬於邊義府。他係軍人出身，但不是士官保定；也不是陸軍小學或貴州講武堂；可也不是「馬桑大學」(註)畢業；大約是參加某一種的訓練大隊，受過訓。但他在軍隊裏當連長營長出身，不能不說他是一個正規軍人。

(註)匪首羅成三，在馬桑高鄉下搶劫起家。當了司令以後，最怕人問他學歷，有一年一位外省路過邊義的書呆子，問羅司令是那個學校畢業？羅滿臉鐵青大聲說道：「老子馬桑大學畢業」，弄得那位先生莫名其妙下不了臺！

說起軍隊，令人感慨萬千！在黃埔開辦之前國父一切救國救民的主張，都苦於沒有革命武力，不能實現。我們貴州有一旅精兵住在桂林，旅

長是谷正倫，當時的部隊，能够有幾桿毛瑟槍，已經不錯，據說這一旅，是全部七九花梨槍，(甚麼是花梨槍？我至今還是不明白)真是了不起！爲了他們，國父會親自到了桂林。不單是對部隊集體講話，而且對連排長都親自握手送毛巾。爲的是甚麼？當然是希望這一支精銳部隊，能够參加北伐。

但是谷正倫回黔任了主席。這個時候的周西成，僅僅是在駐紮黔湘邊境靠近洪江的一個游擊司令王小山的部下，充當一名營長，游擊司令照例是「兵不成兵，槍不成槍，打仗不足，擾民有餘」的隊伍。可能谷正倫當時有解決王小山的意思，下命令要他的部隊向貴陽開拔，聽備點編。

王小山服從了；第一個奉派先遣的便是周西成所率的一營。周西成平素並不願意聽命王小山，而且知道回到貴陽去並沒有好出處，所以便決心逃

亡。他若無其事地先向貴州境內開進二三十里，表示奉命。但到了夜半，他率了全營突然向湘境逃竄。一夜便逃了一百餘里，讓其他部隊，根本無從預料，也無法截堵。又有人說，他因為怨恨王小山的原故，還帶了幾個人衝進司令部，殺了王小山，然後離去的。

總之，這一逃便是周西成一生的轉捩點。他脫離了貴州軍隊單獨自由行動。憑他個人的本事去闖天下。貴州軍隊，是最注重服從的，像周西成這樣的逃亡，在那時可算是驚心動魄的表現。周逃入湘西，據說當時雖有四五百人，而可以勉強打得齊的槍，不過一百餘支，其餘的槍，根本連槍柄都沒有，只算是廢物。周下令士兵用洗面毛巾將槍托包裹起來扛在肩上，看去跟好槍一樣，用以裝門面壯聲威；並防止湘西團防見財起意來繳他們的槍。湘西也是地瘠民貧的區域，不可

以久留。於是他大約通過四川邊區西秀黔彭一帶，到達了四川涪州附近，投算在湯子模下面，當了旅長。另一位旅長，聽說就是賀龍。湯並沒有基本隊伍，就全靠收納這一些游雜隊伍和土匪來撐持門面。周也不過是利用湯的名義，先就食川境謀得一個暫時安身之所而已。

搶了兩批槍，自封總司令

一百多條槍的周西成，當然說不上生存與發展。因此周西成心目中的第一件大事，便是如何奪取槍支，壯大自己的力量。

據說他利用機會，搶了兩批槍：

第一是他的同事賀龍，有槍數百支。他用盡心機，和賀龍交好。有一次湯子模和敵軍作戰，派賀龍的部隊作先鋒，周西成認為機會難得，把他的部隊換了衣服，埋伏在賀龍的後面，等到賀龍與敵人一接觸，周西成的隊伍，就在後面放起槍來把賀龍的隊伍，完全繳了械。賀知道一點消息，向周質問，指天誓日，否認其事；並表示第二次自己願作前鋒，請賀龍大哥押陣。賀不知其詐，到了第二次，周派一連人作先鋒，却暗中吩咐連長，見敵即潰敗散開，仍然讓押陣的賀龍部隊與敵人正面接觸，再把自己的主力，依然埋伏在賀龍的後面照樣如法搶槍。賀龍雖係土匪出身，但萬萬想不到周西成是如此的狡詐和無賴。據說只此兩次，賀龍的幾百條槍，都歸了周西成；賀成了光桿。

第二是四川軍閥，年年都在互相打仗。有一次一個駐在重慶的將領失敗了，打算把他的軍火

由輪船上運退到夔萬。這一個消息，不知如何傳到了周西成的耳朵裏；周妙想天開，把涪州縣大堂上的幾尊老將軍炮（滿清時用的，早已生鏽，成為廢物）運到江邊，用綠油布包裹起來做成鐵衣；再把他的軍隊，佈在沿江岸邊，用洋鐵筒高喊停船，否則立刻開砲。輪船上的押運部隊本來是敗軍，而且數目有限，看見周西成沿江都是軍隊，又有新式大礮幾大尊，早已亡魂落魄，乖乖地將輪船靠岸，聽候處置。周繳槍之後，將人船一齊放水東下。據說這一次周得到的槍是好幾千條，而且都是新式快槍。

有了這兩批的槍械，周西成已非復吳下阿蒙。他發信到黔北一帶，凡是邊義桐梓各縣願當兵的來當兵；有資格可以當官的，都可以到他那裏去立即任用。當時貴州軍隊，以西路為骨幹。黔北的講武堂學生，大部份都閒散在家；聽到這個消息，一個約一個，都去了周西成那裏參加訓練新軍的工作。

周西成憑此基礎，自稱靖黔軍總司令，同貴州賊亂剿匪，登上主席的寶座。有人估計，從周營長逃亡算起，到靖黔軍總司令回來，為時不超過一年有半。你說這是時來運轉？還是周西成真有點本事呢？

練兵重軍紀，贏得好名聲

軍閥時代，誰部是靠軍隊起家，文人不值半文錢，周西成當然也不例外。民國元年，正規軍以雲南的邊防軍為最標準，士兵穿黃啡嘰制服，背上背包，再加水壺；刺刀、乾糧袋，神氣活現

威武莊嚴；川黔的正規軍，大都盡力之所能及，尤而效之，裝而備之。另一類是游雜部隊，既說不上穿，也說不上吃。薪餉之說，根本談不到。

周西成的整軍：第一是財政公開；讓士兵吃得飽，官長有待遇，雖不太多，但勉強過得。士兵與官長均穿灰色土布軍衣，但都乾淨整齊。他也不學正規軍，可能也是無力學；他只讓士兵揹一條毯，一把雨傘，一隻洋瓷碗，吃飯漱口，都包括在內。他不注重威儀，只注重實用。

第二，他特別練習強行軍。據說周西成的軍隊練到登山涉水，一日一夜能行二三百里。他最精彩的表演，是三搶銅元局。銅元局位於重慶南岸，是四川鑄銅元銀圓的廠地，隔岸的重慶江北，都有袁祖銘的大軍。周西成駐在南川附近，相隔聽說很遠。他第一是要槍，第二是要錢。所以他連夜行軍，來搶銅元局。隔岸的大軍，驟不及防；等到大軍調好，周西成早已走得很遠了。搶一次不足奇，一年之內，連搶三次；弄得風聲鶴唳，大眾驚心。來得快，走得快，近乎神話，這不是偶然的。

第三，他特別注重軍紀，當時他有句口號叫「懲軍不罪民」。他的執法隊，經常在各地巡查，遇見軍人和老百姓衝突爭吵，他們乾脆的辦法，是把軍人當街打軍棍，老百姓無條件自行走路；也不問誰是誰非？誰曲誰直？因此弄得周西成的軍官士兵，上街買東西時，根本不敢同商人還價，以免爭論。我曾經親眼看見一個鄉下挑柴的農民，在大街之上，一不小心，把扁擔將周部一位下級軍官的軍帽撞落在地上，那位軍官檢起帽

乾淨淨，然後才離去。而且周軍在地方上，絕無絲毫擺派苛索滋擾；所謂匪來如梳，兵來如篋之說，已是歷史上的陳迹。從此地方正氣伸張，宵小斂迹，不過數月之間，匪患漸平。周不久即進軍貴陽，自稱主席，可能也受了北方政府的命令。好在當時各省，誰有力量，誰就自立為王，加封晉爵，不過是一件例行公式而已。貴州小兒游戲時，要搶拾東西，有兩句童謠：「鷄公鷄母叫，各人檢到各人要，」周西成對於貴州算是檢到了。

還有幾股大匪，如王木匠，曹天全等，所部亦有數千，僅次於羅成三。此時對於周西成的軍隊，已經十分畏懼，紛紛向周請求歸順招安。周西成的條件很簡單：

一、部隊必須交出點名改編，澈底整頓，不容有明投暗不投的行為。

二、匪首的生活條件，匪首本人可以提出。如周西成一經答應，絕對保證兌現，並不輕諾寡信，中途變卦。

聽說曹天全當時向周要求的條件是：一、要六萬元作遣散部下與安家之用。二、保證社會上今後不再因為他曾經是匪而受人歧視。

周西成答應之後，立刻派曹去甕洞作六個月的厘金官，公開每月有一萬元的好處。曹做完半年稅官，辭職回貴陽。直至抗戰中，我去貴陽的時候，聽說曹本人還在貴陽安居樂業。

周西成一面對老百姓、一面對土匪頭目，都做到威信崇隆的地步。時間不久，貴州全省匪患絕迹。由遵義到重慶這條路，當時馬路不通，步行須十餘日，沿途崇山峻嶺，土匪縱橫，幾乎寸

步難行。到了此時，面目一新。一個人可以拿着兩碗鴉片煙土（最受土匪歡迎的），由遵義公開走到重慶，絕沒有一點意外。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土匪，離「土」便不成匪！此時貴州鄉下，稍有行為不端的人，不是改邪歸正，便被父老親戚，勸他們遠走高飛了。

說起來，也真令人感慨！記我還在貴陽讀書的時候，有一年回到遵義的駐軍，便是王天培。但他在遵義正是一個不吃鼠的貓。軍隊的槍支裝備都是好的，可是遵義四鄉到處是匪。他的軍隊，只散駐在城內，隨時閉上城門；有時開上一尺寬，讓入通過。還藉檢查為名，向鄉下進城的善良百姓摸東摸西。有時忽然一陣謠言，說東鄉西鄉有匪要來攻城了；就趕快閉上城門，堆起沙包，如臨大敵。老百姓嗎？嚇得如驚傷之兔，趕快收拾細軟手飾，躲進夾牆或是地窖裏，慌慌亂亂，如末日之將臨。過了一天半天，才證明原來是謠言，然後頹然回家，好似渡過一場大劫。一個月當中，如此情形，一次兩次不等，你說老百姓過的還是人的生活嗎？

周西成來了，城門大大打開，老百姓大搖大擺，進出自在，從不受刁難搜索。軍隊自有調查引線，暗中搜捕，一捉便是匪，也不冤枉好人。練兵剿匪，周西成應該稱為奇才。孟夫子所謂「猶解倒懸也」，不是當時的老百姓，不會了解到這句話譬喻的真切。

妙法懲貪污，就職先賭咒

周西成常常對他的幾個親信左右說：「我周

西成一生一世，別無他求，只希望我死之後，貴州老百姓都供我的長生祿位牌。」所以他對於貪污，非常痛惡。他可能在下意識裏，頗輕視文人，只在桐梓有一個名叫熊兆的，算是他的軍師，能出點主意，也能說幾句話；其餘的根本談不上。

現在我們官吏就職例行宣誓，所謂願受嚴重處罰，壓根從心裏便很少有那末一回事。比七俠五義上黑妖狐智化一面起誓，一面在腳下寫「不」字還要不如。周西成當時不曉得從那裏學來了一套，他要每個官吏在上任之前，先去城隍廟賭咒；一定要說明本人如果貪污，將來是挨刀？還是槍斃呢？由自己選擇填寫，賭完了咒，以一張焚奏城隍老爺，一張存省府備案。將來犯了罪，即查案照所賭的咒如法執行，是人罰也就是天罰。而且周西成的脾氣，誰都知道的，執行起來，一點不打折扣。這個辦法，可謂別開生面，比普通宣誓有效得多。他可笑嗎？真也可笑！說他這個怪主意，有點道理，也未嘗不可。治亂世，用重典，只要能醫病，土單方也可以的。

有一位日本留學生，還做過我的老師，承周的選拔做了一任縣長，也涉及貪污。周西成更別開生面，要他戴起大枷，周游貴州八十一縣。乖！這比死都難受！後來游了一半，得人講情，才算是緩刑。以後聽說周又在貴陽大十字附近，造了兩排房子；一排塗黑色，一排塗紅色。把犯罪較輕的文官入紅房。武官入黑房，標明所犯罪由，任人觀覽。虧他得出，這比任何有期徒刑令人難堪的懲罰。

周對稅收官吏，監督更嚴。開赤水河道，設

有一稅卡；其通行稅單，例須由省府蓋印。大約因為交通不便，請領稅票未到，船隻貨運待行，稅收人員認爲一時權宜之計，用未蓋印的稅單，加本所關防，暫時收稅放行。周知道後，來電將稅所主任立即槍決。全省稅收人員聞風知警，的確是再沒有人敢於隨便越軌作弊了。

貴州是窮省，滿清末年即須靠四川協餉度日。民國以後，軍隊駐地，自委稅收人員，就地收款，截留不解，所以省府更窮，廳處員司以及各學校教職員，常常發不出薪水。自周主政後，雖然不能說弊絕風清，涓滴歸公。但政令統一，款項解省，財源充裕有餘。周以此購槍械，謀建設，乃至對外交際，均不患無法應付。同時官兵公教人員，待遇雖非過分優厚，但尙能相當合理，可以勉強過得去。

當然周西成不在循法務實，信賞必罰。大中正方面去用工夫，而純粹以個人意旨，任興之所至而爲之，縱然稍有所成，亦不能不說是應該受警議的。

機詐兼厚黑，水漩稱高手

四川流行一句話，叫做「揉水漩」，就字義表面解釋，即順水之性，揉成團團轉，不着邊際，中無一物。而在人事上的應用，即油滑到了極點，平素四面八方隨順應付，玲瓏周到，只求自利，決不吃虧，也全無真實感情。四川有一將領名叫劉自乾，聞長於此道，人稱劉水漩。當面有人稱之爲「水公」，劉亦笑受而不辭。據聞劉水公對周西成亦慨然嘆曰：「周西成這鬼東西，真

正難纏！」周西成之於此道，亦屬高手，不問可知。

貴州人長於苦幹硬幹，隨處皆是。若周西成之長於揉水漩，確是例外。舉兩件事來說：

一、周在川的關係，隸於湯子模。湯與熊克武是一派，與貴州駐在川東的袁祖銘是敵對的。有一次熊被袁打垮了，逃回成都去。論理周西成是要吃虧的，但周却不然。他命他的部下毛光翔先率他的部隊退到貴州赤水邊界，在桐梓家鄉尋出一個老軍人和袁祖銘也有一點關係的名叫黃丕謨，這是一位好好先生，由他出來掩護，向袁祖銘請求改編，發出擁護袁祖銘的通電，並請求補充械彈。而周本人，則緊隨熊克武去成都，表示患難相從，矢志失信。熊在失敗之餘，人情勢利感慨甚深，就更特別倚重周西成，爲他籌了五千支槍，要他重新練兵，以圖恢復。周西成表面感激零涕，誓圖報答；一面密電毛光翔派五千人去成都領槍。槍械領好後，他再也不管熊克武今後如何，乾脆率領人槍，就像孔明借箭一般地回轉貴州去也。照理而論，一個失敗的局面，周多少總要吃點小虧。但他不但不吃虧，反而一面騙熊克武的槍，一面拿黃丕謨作幌子，去騙袁祖銘的錢。左右逢源，槍款俱得，然後不管牛打死馬，馬打死牛，他一聲不響，回貴州去做他的土皇帝。他這個水漩，揉得好不好？說句老實話，熊克武也不是很簡單的人。周西成能騙得他貼伏伏數，窩心樂意，周的承歡侍色，必已使盡了混身解數，得「厚」字之妙訣；及槍支既得，說走就走，毫不留戀，「黑」之一字，亦屬上乘。四川自稱厚黑祖師的李宗吾，若果有知，應該讓周西成

升堂入室，配享東廡才是。

二、這個時期的周西成，在貴州已屬無敵。但其心目中，有一極爲忌憚而朝夕不敢或忘的敵人，那就是統率黔省正規軍袁祖銘。自從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在上海一品香被人刺死之後，黔軍主力幾乎全部歸入了袁祖銘的掌握。袁無意於貴州，周西成乃得乘隙而歸，主持黔局。

四川在貴州人心目中，比諸葛武侯還看得更重，真是天府之國。我那時年輕，我知道北路許多親戚朋友，都是隨軍到川。統兵的自不待言。文人隨軍，先作軍需編修，有機會去關卡上收收護商捐，辦辦鴉片烟稅，因此不久即回家作小富翁的，不知有多少。

話又說回來，袁祖銘固然樂而不思黔，但周西成心中，却真如芒在背，日夕不安。他爲了應付此事，由和袁作對，轉而向袁討好，也真虧他做得出。袁的父親住在興義縣鄉下，大約已有七十歲，聽說平素爲人，尙屬正派。周西成特別派人到鄉下去把袁老太爺接到貴陽省城來；這還不打緊，他不曉得用甚麼方法，說動了老太爺的心，替他納了一個十幾二十歲花不溜溜的小老婆。他以省主席之尊，親自去新房替老太爺佈置傢俱，好像他比袁祖銘還孝順得多。他這些作爲，一方面是向袁祖銘表示他對袁的父親如同對自己父親一樣的孝道；一方面可就把袁老太爺這一塊正直的招牌毀掉了。在貴州當時，風氣未開，這樣的老夫少妻，在社會的批評警議，是不脛而走。以周西成用心之深，這當然不是無意的舉措，直接毀了袁老太爺，間接也是袁祖銘在一般人心中的最大打擊。

花不常好，月不常圓，袁祖銘是吃了敗仗，在四川立不住腳了。周西成心中的着急，並不下於袁祖銘。黔軍全部回來，周能抗嗎？能養活嗎？能繼續作主席嗎？好在此時周已自以為係袁的親信部下，趕快請袁回來，替袁設計，要貴州軍隊由川黔邊入湘，以圖發展。沒有現款，周西成代籌鴉片煙若干萬兩，以壯行色。這一切表現，既親切又漂亮。事實上袁之大軍，除移湘就食以圖發展外，實別無他路可尋。袁祖銘入了湘，周西成捏了一把汗，復恢復了寧靜。周不單是對袁巴結，並且對袁的部下，凡營長以上，能往還的就設法往還。袁入湘後凡是重要的營團長旅長，其親屬在貴州居住的，周都是隨時派人嘘寒問暖，送錢安家。袁是一員戰將，對部屬生活不體貼，因此袁的部下，身在袁營心存周惠者頗不乏人。我有一友人，在袁處司筆札。據他說自袁入湘，周一直經常來電要袁對革命軍與吳佩孚之間，多作觀望，不要輕於表示態度。實際上袁軍到了常德，周西成任革命軍二十五師師長的通電油印品都到了常德。袁還在鼓中，以為周是自己人，平心而論，貴州這一股軍隊能征慣戰，若得其正用，北伐革命不知要省却多少氣力。可惜袁在私人的恩怨上多所顧忌，又對於吳佩孚的力量，估計甚高；雖然國民黨方面，如安順的陳純齋，也會到袁祖銘、何厚光處去游說，希望他們為革命政府作前驅。袁自恃力大，遲疑不決，終於被唐生智周瑞誘至常德而殺之，其親信得力將領何厚光一同遇害。全軍無主，潰退回黔，所有袁部的重要將領，如劉仁權、雷鳴九、陳漢清等，均不願在外漂流，以所部貴州子弟兵交還周主席。

貴州軍隊，至此全部歸周；只有一位名叫李曉炎的不願受周節制，自尋出路去了。周的水流採到此處，可算大功告成，別無破綻矣。

愛國吸鴉片，怪事悖人情

朋友告訴我，周的行爲，有幾個思想路線。

一、遠交近攻。凡是離周很遠的力量，不管雲南？是四川？是北平？是廣州？他只要能交，一律去交。卑辭厚幣在所不惜，但凡是接近他的力量，儘管他向你叫老祖，你千萬也不要相信他。他一有機會，便會毫不留情，把你吃光為止。

二、無毒不丈夫，先下手為強。一部三國，影響中國政治最深，上焉者學三國志的曹操，次焉者學三國演義的曹操；下焉者學舞臺上的曹操。周西成在涪州劫得幾千條槍之後，聽說貴州有一軍人名宋伯羣，頗有才識。他去電約他來旅部當上校參謀長。因為宋遲到若干日，周已先命一姓江的做參謀長，乃以宋為上校參謀。可能宋辭色不對，周第一日請了他吃了一頓飯，第二日即在旅部用刺刀將宋伯羣亂刀刺死。他的意思，是宋若不為他用，必將反他，他不如先下手將宋殺死。

三、疑心特大。據說在周左右做事，千萬要言行謹慎，莫惹他疑心，否則性命交關。周在省主席任內，用了一位有文名的貴州人姓王的為秘書長。有一天，周下手令，委一人去做縣長。這位秘書長，無意之間，在旁多了一句口說：「這人很不錯」。周當時無話，等王秘書長轉身之後

，便將縣長委條撕毀，他怕有人會利用王的關係。

四、不歡喜有見解的人。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有點自卑的關係，周對高級智識分子，懷有成見。他大概只喜聽命埋頭處事的人，凡是有見解有意見的，他認為多半是搗亂分子，危險分子。北京回來的，外國留學回來的，都應歸入此類。他在省城公園內，設有招待所。每月每人津貼八元到十二元的伙食零用。讓他們乖乖地住着，若果有得力的親朋保證，也許還有官可做；否則招待到何年何月，根本不曉得。聽說他把貴州唯一的最高學府。法政專門學校，改為大學。在其中設軍需科編修科，只要一畢業，便可到他的部隊任軍需官，編修官，每月可以得五六十元，比留洋學生實惠。他說，這才是學以致用。

五、吸鴉片百無禁忌。當時貴州最流行的紙煙，是海盜牌。他認為那是外國貨，必須加以取締。軍隊裏有人吃外國紙煙的。查出來用令箭插在耳朵上，血流滿面，遊街示衆。但鴉片煙是省產，人人可吸，不在禁止之列。因為周西成患哮喘病，不吸不行。不過他提倡坐着抽不能臥床而吸，否則有失軍人體統與辦事精神。在貴陽的紳士中，那個人每月該送多少煙土，周西成都派人按月照送，頗有人情味，也有點像慈禧太后賞吃一品鍋的氣概。

六、打麻將遊街示衆。周西成不會打麻將也討厭別人打麻將。有一位曾在講武堂做過老教官的先生，因為約三個老友在家庭娛樂，被周捉去，要他舉起牌桌在省垣遊街。此公回家之後，不出數月，便鬱鬱而死。抽大煙是省產；打麻將犯

大忌，這是那裏說起？

以上這一類的怪動作，據說不少。那算是過時代的、落伍的、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動作，不值得研究，也不希望有人去仿效他。

這些年來，民主獨裁吵得一塌糊塗，當年在貴州還根本談不到這一套。老子打來的天下，便是老子的，一切以老子的意志為意志；周西成當然不會是例外。他既不能有思想去尋同志，更無法在道義上去尋師友。成功之後，惟一的要旨，是選用靠得住的人，以繼續掌握權力。甚麼人可靠呢？於是只有在親戚與同鄉的範圍內去用功夫。因此周在用文人方面以親朋故舊的推薦保證為主。其品雖雜，尚有限度。但也已經鬧了不少的笑話：一、聽說當時桐梓縣內，連一個教三字經、百家姓的教書先生都找不到。因為一人得道，九族升天，能認得字的桐梓人都做官去了。二、貴州獎勵蠶桑，省府命令各縣舉辦苗圃，以資提倡。當時的油印不好，苗圃的圃字，可能模糊。這一命令到了正安縣，這位縣大老爺。智識極為有限，看了半天看不懂。他想貴州各縣，有許多的地方，是有苗子的，周西成又是喜歡練兵的，定是要各縣舉辦苗圃。因此他的書記正式回復省長一文，大意：「屬縣奉命舉辦苗圃，理應遵辦。惟我縣近百年以來，苗子早已絕迹。只東鄉尚有一家，亦久已漢化。故苗圃之辦，實無從着手。」周西成一怒之下，立刻將他撤差還好沒有要他帶他去周遊八十一縣。即此一端，可以一般。至於軍隊，乃周之命脈，更當然非親一色桐梓人不可，連我們遵義人，都不夠同鄉的資格。我們遵義有好幾位講武堂學生，曾經去涪州南川替周西成出力練兵的，都不安於位，陸續被排擠回家閉居了。

厚 到 保 險 種 類

資 本 雄 厚 服 務 週 到

簡 便 各 地 續 及 手 遍

壽 險 保 險 壽 險 保 險 壽 險 保 險

長 壽 保 險 長 壽 保 險 長 壽 保 險

光 榮 保 險 光 榮 保 險 光 榮 保 險

國 家 保 險 國 家 保 險 國 家 保 險

子 女 保 險 子 女 保 險 子 女 保 險

儲 蓄 保 險 儲 蓄 保 險 儲 蓄 保 險

易 儲 保 險 易 儲 保 險 易 儲 保 險

簡 便 保 險 簡 便 保 險 簡 便 保 險

國 光 保 險 國 光 保 險 國 光 保 險

團 體 保 險 團 體 保 險 團 體 保 險

總 經 理 室 20172 中 山 廣 業 處 52813

廣 業 部 經 理 室 33052 市 內 區 廣 業 處 51412

中 區 廣 業 處 50019 城 中 廣 業 處 31327

南 區 廣 業 處 33297 城 東 廣 業 處 31327

三 重 廣 業 處 40577 日 新 廣 業 處 31327

分 支 機 構 遍 佈 全 省

國 光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總 公 司：臺 北 市 開 封 街 一 段 85-87 號

總 機：37286~37289 20382·20701

34573·37280 38463·38524

呼之為游談寶。「談寶」二字，與其說是忠厚的別名，不如說是蠢材的意思，周西成控制軍隊極密，據說營長以上，都由他直接派指揮；就是毛、王等，亦不能單獨負責作主領導。因此到了緊要關頭，處處非周西成親自處理不可。上文說過，有一位不甘於服從周西成的將領李曉炎，這時候忽然與滇軍聯結，由西路向貴州進攻，來奪取周西成的政權。論周的實力，對李可以應付裕如，但周非得御駕親征不可，而且主席周公非常人也，必須用兩面一丈見方的杏黃旗，上書斗大的周字，俾使敵人望而生畏。殊不知滇軍方面，依此大旗為目標，集中砲火而攻之。於是乎周公負傷，周公還擊，完矣！

所以說周西成一生最大的成功是練兵與剿匪，而最大的失敗，是只用同鄉不用人才。

是功抑是過，人民有定評